

革命大批判文选

——彻底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革命大批判文选

——彻底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本社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革命大批判文选
——彻底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1年1月第1版

197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3072·157 每册：0.27元

毛主席语录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綫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階級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你是資產階級文艺家，你就不歌頌无产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无产階級文艺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目 录

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1)

不要轻易放过斯坦尼这个反面教员

..... 鲍蔚文 (18)

斯坦尼“体系”的三把软刀子

..... 上海采矿机械厂 程继尧 (24)
..... 中国人民銀行上海分行 李 庆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斥斯坦尼的反革命謬論

..... 北京市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
..... 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小组 (37)

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揭穿斯坦尼“体系”

迷魂阵

..... 解放军四六六九部队战士业余写作组 (44)

戏剧领域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

——剥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伪装

..... 中央戏剧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57)

彻底摧毁刘少奇文艺黑线的理论支柱

——从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斯坦尼“体系”的反动本质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70)

革命样板戏的胜利与斯坦尼“体系” 的破产

..... 辛文彤 (82)

彻底砸烂斯坦尼反动的“导演中心”论

..... 上海红旗(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革命文艺战士 (96)

化作利剑斩凶顽

——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反动作刺激动作”论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105)

火热的人民斗争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斥斯坦尼的“心灵源泉”论

..... 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 王宝安 (118)

在“反对功利主义”的盾牌后面

——戳穿斯坦尼的“倾向和艺术是不相容的”鬼话

..... 天津西郊区邓店大队 陈子如 (123)

戳穿斯坦尼的“最高任务”的画皮

..... 解放军空军驻津某部 颂 歌 (128)

为革命战斗一生

——驳斯坦尼“从自我出发”

..... 黑龙江省军区某部 紅 武(133)

驳斯坦尼“动作产生情感”的谬论

..... 上海造纸机械厂 傅福庆(137)

警惕“沉渣泛起”

——必须深入批判斯坦尼

..... 費明狄(140)

附 录：

斯坦尼何许人也？

..... 影 宣(145)

蘇 聯 解 放 軍
PDG

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批判被苏修竭力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作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之一的所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无产阶级在戏剧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何许人也？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把他吓破了胆，他带着歌颂沙皇、贵族的戏剧逃往德国，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喝采和召见。伟大的十月革命到来后，他自称“又陷入了绝境”，“又必须走出一段路”^①。他带着剧团溜到了美国，和帝国主义分子打得火热，悲叹沙皇时代的“太平”日子一去不回，叫喊革命造成了“战争、饥谨、举世灾祸、相互误会与仇恨”^②。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一集，第四六四页。

② 《我的艺术生活》，新文艺出版社版，第五五六页。

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到十月革命的兴起，是俄国政治上的反动时期。沙皇政府为了扑灭无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动员了一切反动力量，在政治上文化上对革命人民交替使用镇压与欺骗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煞费苦心而杂凑成的戏剧理论，即所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以下简称斯坦尼“体系”），不前不后，偏偏在这一反动历史时期形成，这就正好表明它是沙皇政府反动的文化麻醉政策的产物。

这个“体系”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我”。他所鼓吹的什么戏剧的“最高任务”、“贯串动作”、“一般人所有的优缺点的种子”以及“各种元素”等等神秘的东西，一古脑儿都“蕴藏”在这“隐秘的‘自我’中”^①。

长期以来，这个资产阶级的戏剧“体系”，被赫鲁晓夫、刘少奇之流当作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披上了一层社会主义戏剧理论的外衣。斯坦尼“体系”，从苏联到中国，在戏剧电影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被作为导演和演员人人必读的教科书，简直成了一部艺术“圣经”。谁要去碰一碰这个“体系”，就好比掘了这班老爷的祖坟。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就曾说过：斯坦尼的“体系”“是在世界戏剧史上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二集，第二八一页；第四集，第一六一页。

唯一有体系的，根本不能打倒，也打不倒”①。

“打不倒”吗？拆穿西洋镜，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从工农兵出发还是“从自我出发”？

歌颂工农兵还是歌颂资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文艺观和资产阶级文艺观的根本区别。

斯坦尼说：“演员不论演什么角色，他总应该从自我出发”②；“要牢牢记住：艺术的道路，就是你自己，而且只是你自己”③；“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表演自己”④。

“自我”，“自己”，都是指斯坦尼所代表的那个剥削阶级的内心世界，这是彻头彻尾歌颂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的、超脱于阶级之外的个人，也没有抽象的、超脱于阶级之外的文艺。斯坦尼“一辈子”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自我”出发，表演什么样的“自己”？可以查一查他的“表演”历史。

从一八七七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五十一年间，他扮演过一百零六个角色，全部都是沙皇将领、贵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的人物。从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三八年的五十七年间，他所导演的八十五个戏，也绝大部分都是

① 周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沈阳与辽宁文艺界的談話。

②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四集，第三五七页。

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談話录》中文版，第八七页。

④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二集，第二八〇页。

资产阶级的所谓“古典”戏剧。斯坦尼的所谓“从自我出发”，就是从资产阶级政治利益和艺术需要出发；所谓表演“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的自我表演，自我歌颂。在这种演出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表演理论，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生活、性格、世界观的特征，它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是格格不入的。

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出发”去演工农兵行不行？不行！无产阶级艺术中的工农兵形象，如李玉和、杨子荣等，都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本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演员探索表演这些艺术形象的过程，也就是理解、学习、歌颂这些英雄形象和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过程。即使是工农兵出身的演员，也必须重新接受再教育，决不能有什么例外。强调“从自我出发”去表演工农兵形象，只能是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狂妄的“自我扩张”，去歪曲工农兵的革命斗争和他们英雄的精神面貌。这正是那些蓄意破坏革命样板戏的走资派、反动“艺术权威”曾经用来歪曲、污辱我们的工农兵英雄形象而已遭到破产了的卑劣手法。有没有从资产阶级的“自我出发”表现工农兵的文艺作品呢？有，君不见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所炮制的戏剧电影吗？那里的工农兵被丑化得实在不象样子，有贪生怕死的，有沉醉于生儿育女的，有同白匪军官勾勾搭搭的，还有更丑更

丑的……哪里有一点点工农兵的气息？分明都是苏修叛徒无耻的“自我”暴露！

“从自我出发”，演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面人物行不行呢？也不行！在无产阶级看来，演座山雕、鸠山之类反面人物，只能站在工农兵立场上，用工农兵的阶级仇恨，无情地揭露、批判他们丑恶、毒辣、阴险、反动的阶级本性，借以衬托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如果从斯坦尼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出发”，就势必把实际生活中要打倒、要铲除的魔鬼变成艺术中的主角，让他们飞扬跋扈地在舞台上专工农兵的政。有没有这种戏剧呢？有，从十九世纪冒出来的什么“体验派”、“表现派”，发展到当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家里的什么“先锋派”、“现代派”等等，全是这类垃圾货。说得通俗一点，这实际上是牛鬼演牛鬼，强盗演强盗，流氓演流氓！我国一九六二年前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支配下，在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田汉等反革命分子操纵、支持下出笼的一批毒草电影，包括一批所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写反动人物的电影，其中有一些就是反革命演反革命，地主资产阶级演地主资产阶级，给予坏人许多极其反动、极其丑恶、极其下流的特写镜头，让他们反动的腐烂的“自我”，神气活现地在银幕上称王称霸！

总之，不论演工农兵的正面形象，还是演反面人物，革命文艺战士都必须从工农兵的革命利益和革命实践出

发，在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过程中，区别自己头脑中哪些是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哪些是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不断地克服资产阶级的“私”字，树立无产阶级的“公”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现和创造出“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革命的艺术形象。

斯坦尼的“从自我出发”论，同反革命分子胡风的“自我扩张”论，完全是一路货。以“我”为中心，“我”囊括一切，“我”为所欲为，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生活目的。“从自我出发”去“想象”，就是升官发财、损人利己的想入非非；“从自我出发”去鼓吹“人类爱”，就是让亿万劳动人民永远过饥寒交迫的苦难日子；“从自我出发”去“拥抱世界”，就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行动的代名词。斯坦尼提出“从自我出发”这个反动文艺口号，集中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内用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腐蚀群众，为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强心针。他在戏剧舞台上疯狂地“从自我出发”改造世界，所要追求和维护的，不就正是那个充满剥削、掠夺、侵略的黑暗王国吗？

毛主席在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欧美派买办“文化人”时，曾经指示：“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

“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坦尼竭力反对演出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剧本，恶意诬蔑工农兵特别乐意“看一看别的人”“更为美好的生活”^①，即他在舞台上表演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腐朽的生活。这种顽固坚持“从自我出发”的出发点，正是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是为了把已被打倒了的资产阶级“美好的生活”在舞台上永恒化、合法化，不使工农兵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抬头，并通过文艺舞台进行政治上的反革命复辟。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抛弃从“自我”出发的反动文艺观，从工农兵的需要出发，同工农兵结合，才能使自己的创作真正为工农兵而创作，并为工农兵所利用。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创作出来的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有力地表现了、塑造了、歌颂了高大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对于反动的“自我表现”论的一个深刻的批判。听！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到处荡漾着革命样板戏的高昂歌声；一个个革命英雄形象犹如永不雕落的青松，扎根在亿万革命群众的心坎里，鼓舞着他们的革命斗志。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一集，第四三七页。

阶级论还是“种子论”？

资产阶级最虚伪的地方莫过于把他们丑恶的世界观说成是“全人类”的东西。斯坦尼的“从自我出发”论，就是建筑在这种虚伪的理论基础上的。

为什么要“从自我出发”呢？他说：每个人“心灵”中本来就具有“作为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种子”^①，所以，演员的“最高任务”就是从扮演的人物中“找到和本人的心灵一脉相通”^②的“种子”，“培植和发展这些种子”^③就行了。

“种子论”，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专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唱对台戏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根源。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历史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无产阶级无所畏惧，公开申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党性的。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历史发展方向相抵触，同革命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相容，所以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实质掩盖起来，冒充为“全人类”、“全民”的超阶级的东西，以便欺骗群众，永远霸占思想文化阵地。

①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二集，第二八一页。

②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二集，第四〇九页。

所谓“作为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种子”，拆穿西洋镜，就是一切剥削阶级既有道貌岸然、仁义道德的表面“种子”，更有唯利是图、男盗女娼的内在“种子”。两样货色齐全，各有各的用处。要演员都去“培植和发展”这两种“有机配合”、交替使用的“种子”，岂不是要把演员都变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两面派吗？斯坦尼有句流毒颇广的名言——“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①，就是这种伪君子处世哲学的最好的注脚。所谓“爱自己心中的艺术”，就是爱自己赖以成名成家的艺术资本，其本质仍然是“爱自己”；所谓“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不过是盖上一层薄薄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遮羞布，以便从中捞取更多成名成家的资本。这就是他的两面派“种子论”在实际生活中的妙用。以斯坦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者认为，每个人天生就有所谓“优点和缺点”的两面派本性，否则，他们就断定是违反“人性”的。

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工作者创造的样板戏，是对超阶级的“人性论”的最形象、最有力的批判。在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赴宴斗鸠山”这场戏中，就通过艺术形象成功地表现了两个阶级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日寇鸠山高唱“最高的信仰”就是“为我”、“为自己”，妄图用资产阶级“做人的诀窍”诱惑李玉和；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三集，第二八八页。

可是，这种“为我”的“诀窍”对于一心为公、一生为革命的共产党员李玉和来说，“真好比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玉和的面前，鸠山鼓吹的“最高的信仰”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斯坦尼鼓吹戏剧舞台上“最高任务”的惨败。道理很简单：在无产阶级身上永远找不到资产阶级的“天性”、“种子”，在资产阶级身上也决不会找到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然而，斯坦尼并不罢休。他还在“种子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永远不要忘记，在扮演一个恶棍时，要寻找出他还是善良的，他的爱还是无私的，在他心里还有一点纯洁之处的那些时刻。”^①“扮演好人，要找他坏的地方，扮演坏人，要找他好的地方”^②，“余类推”^③。

斯坦尼原想以“种子论”来抹煞实际生活中的阶级界限和阶级斗争，然而恰恰在他这种“类推”中暴露了他的“体系”的反动性：

以此“类推”，扮演鸠山、座山雕等等反面人物，必须“寻找”他们“善良”、“无私”、“纯洁”、“好的地方”，硬要在恶鬼脸上涂脂抹粉，这不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辩护的“体系”吗？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话录》中文版，第七六页。

②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文版，第一集，第一四四、一四五页。